

风儿特快专递

—

校园里，朱佳和李响在打乒乓球。

李响一个高球吊过来，朱佳纵身跳起刚要去接，却不料一阵狂风吹过，把球刮跑了。扑了空的小姑娘怒不可遏，对准还在旋转的风儿一球板劈去：“你还敢乱吹！”手起板落，只听啊的一声尖叫……

朱佳大惊——准是劈到哪个人的脑袋上，那人一定头破血流了，祸儿闯大啦。可风沙过去，围观的同学们一个个好好的。

怪事，难道风会学人的尖叫？

从这一刻起，朱佳就不得安宁了，怪事像影子

般紧紧缠着她：上课铃响了，孩子们奔向教室，大伙儿都平安无事，可朱佳却偏偏被沙子迷了眼睛。课桌上，明明自己翻到第4页的语文书，朗读时却变成了第44页；蓝黑墨水不知什么时候被掀倒在桌上，连同桌李响的课本都被染黑了……哎，谁在跟我捣乱啊！？

放学了，孩子们小鸟般争着飞出校门。拾掇完课桌的朱佳，最后一个离开教室，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小巷里静悄悄的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朱佳身旁出现了一位和她年纪差不多大的女孩。圆脸盘，大眼睛，白衣白裙，洒脱飘逸，可脸上却愁云密布，右额上有一大块紫痕，样子很是痛苦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朱佳关切地迎上去问，“疼吗？”

白衣女孩没答理朱佳，只是白了她一眼。

朱佳却没留意到她的不快，还在热心地嘀咕：

“我送你到医院看看，好么？”

“谁要你送！”话音没落，白衣女孩闪身进了路旁的竹林。

朱佳接着向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忽然看见马路前边，有一位白发老爷爷摔倒了。朱佳想把老人扶起来，可是不成，老爷爷的身子和他的伤都很重。



朱佳急得额头出汗。正在这时，竹林一阵晃动，白衣女孩走了过来，轻轻扶起老爷爷，一声不吭，向前就走。

两位小姑娘把老人送到了医院。直到老人的儿子接到电话赶来，她们才告辞。

“谢谢你，”朱佳拉着白衣女孩的手，“今天要没你，我可真没法了。噢，要不要你也找大夫看看？你脸上的伤……”

“没事，”白衣女孩坦然一笑，“好啦。”

朱佳一瞅，她脸上的伤痕果然不见了，心中暗暗称奇：“你是——”

“我叫和风儿，再见！”

这个和风儿，怎么回事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跟一阵风似的。还有，那脸上的伤痕怎么能突然消失？搀扶老爷爷时哪来的那么大力气？

真不可思议。

二

老爷爷闭着眼睛躺在床上。朱佳坐在窗口望着他。

刚才路边花店里的花儿“满天星”真美。可惜我的钱不够，要能买来送给老爷爷那才好呐。

窗子开着。一阵风吹进来，满屋子的香味。

一大把“满天星”，出现在窗台上。

朱佳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

门开处，走进一位目光炯炯的小姑娘。

“啊，和风儿！”朱佳高兴得跳起来，“怎么你也来了？”

“怎么，只准你来？！”和风儿嗔怪地瞅了朱佳一眼。

朱佳“嘘”了一声，指指老爷爷。两人轻手轻脚干起活来：扫地、抹桌、擦窗……

老爷爷醒了，一眼瞅见桌上的花，惊喜地问：“你们带来的？”

朱佳摇了摇头。和风儿微笑不语。

“我家也有这花儿。”老爷爷说，“每天我午觉醒来，望着这星星点点的鲜花，听着小孙孙叮叮咚咚的琴声，舒心极啦，可惜这儿不是家里……”

“这好办。”和风儿说着，朝窗外招了招手。顿时，屋里响起了清脆的钢琴声。

朱佳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老爷爷闭目点头，品味着，

“是涛涛弹的……”

一连串的奇事，使朱佳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大，朱佳憋不住了，一把拖上和风儿就往外跑。到了花园僻静处，郑重其事地伸出小指来，闪亮的目光仿佛说：“你可要说实话！”

两个小姑娘勾了勾指头。

“说吧，”朱佳紧紧盯着和风儿的眼睛，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，我是风呀，爱到处跑，喜欢交朋友。那天，本来是看你们打乒乓球来的，却莫名其妙地挨了你一球板，我好气！本来盯上你是为报仇的，可后来见你对人那么好，就……哎，别说废话了，咱们做好朋友，行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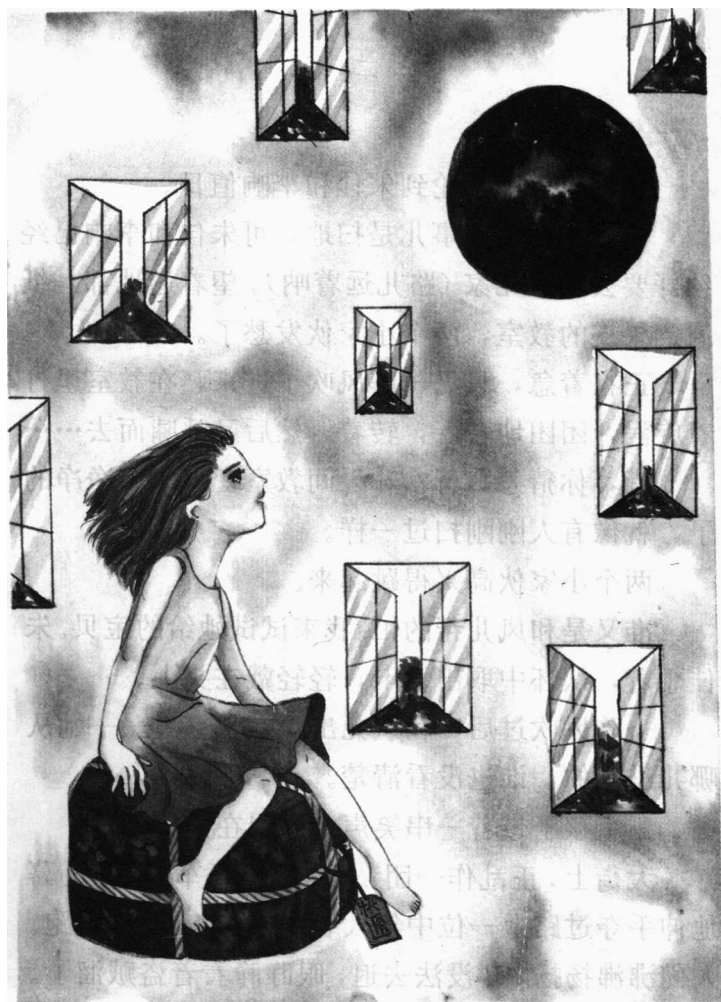
“行。”

和风儿取出一个漂亮的发卡，送给朱佳。朱佳接过来一看，只见白色发卡上有一片小小的绿叶，一行小字：风儿特快专递。

“怎么，你是邮递员？！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罢。以后你要找我，只消戴上这发卡就成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

三

星期六下午，轮到朱佳和李响值日。

值日生的主要事儿是扫地，可朱佳和李响已经约好要去和风儿家(路儿远着呐)。望着遍地都是纸屑、果皮的教室，两个小家伙发愁了。

正在着急，只见一阵风吹了进来，在教室里打着旋涡，团团地转着，转着，然后又呼啸而去……

嗨，你猜怎么着？一瞬间教室变得干干净净的了，就像有人刚刚扫过一样。

两个小家伙高兴得跳起来。

准又是和风儿帮的忙。我来试试她给的宝贝。朱佳想着，从怀中取出发卡，轻轻戴在头上。

一阵风吹过后，和风儿出现在教室里——她从哪儿进来的，谁也没看清楚。

三个孩子带着一串笑声，出现在大街上。

大街上，正乱作一团：一个骑摩托车的家伙，蓦地伸手夺过路上一位中年人装钱的挎包，驱车就跑。人们沸沸扬扬，却没法去追，眼睁睁看着盗贼溜了。

孩子们看到了这一切，正要拔腿去追，可摩托

车已经跑远了，只留下一股浓烟。

“没事，’和风儿神秘地笑了笑；他跑不了的。”

果然，在前边不远的地方，摩托车摔倒在地上——原来，那家伙正疾驶时，突然刮来一阵卷着辣椒粉的狂风，直扑向他的眼睛，盗贼痛得杀猪般喊叫……人群围拢过来。

李响也想钻进去看热闹，却被朱佳拉住了：“和风儿忙着呢。”

“和风儿她……”李响的脸上，一脸的困惑。

“你什么也别问，一切听她的。”

郊野的绿树红花，展现在孩子们面前。当他们来到金色的田野，所有的油菜花都对着他们轻轻摇摆，仿佛在欢迎他们的到来。

“闭上眼睛，’和风儿说；我叫睁开时才能睁。”

朱佳和李响照办了。一瞬间只觉得自己的身子腾空而起，向前飘行，呼呼的风声、流水声、鸟啼声……从耳边掠过。

不知在天空逗留了多少时候，忽然听到下面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呼喊：

“朋友们，帮帮忙 朋友们，帮帮忙！”

和风儿下达了命令：“睁开眼睛！”

孩子们落在-块高高的山坡上，那儿坐着一大群山村的孩子。“你们好，在这儿干吗呀，要到哪儿去？”和风儿问。

“我们从大山里来，要去看大海，已经走了好几天，实在走不动啦。好朋友，帮帮忙，带我们一道走吧。”那些孩子们说。

“行，闭上眼睛。”和风儿对他们说。

渐渐地，一大群孩子，小鸟般离开了地面，在蓝天上自在地飞翔。

四

大海闪着银光。

来自深山老林的孩子们，头一次见到大海里翻滚着的浪花，眸子里闪出惊喜的光芒。

“快过来！快过来！”一个打赤脚系腰带的男孩站在沙滩上，对着水天相连处的浪花，高声叫嚷，想把浪花叫过来。可浪花还是悠悠晃晃，不急不慢地掀动，离他远着呢。

这当儿，只见和风儿把手一招，浪花立时长高了，疾步奔了过来，涌向孩子们……

大水中，孩子们蹦跳着，打闹着，五光十色的水花在他们身边四处迸溅，多开心哇。

“好啦。”和风儿一挥手，浪花又从沙滩上退向大海。她对山村来的孩子们吩咐道：“歇会儿吧，等一下我来送你们回家。”

孩子们坐下来，取出蕉叶包着的饭团。

和风儿向天空一招手，许多梨儿、苹果从云层里掉下来，孩子们拾起一看，只见每个水果上贴着一张彩色的纸条，上有一片绿叶，写着六个字：风儿特快专递。

“吃吧，吃吧。我们一会儿就来。”和风儿对山村孩子说。

当大山里的孩子们抬起头时，沙滩上已经没了和风儿和她的两个小伙伴的身影。

五

一幢洁白的大厦，在蓝天下高高地矗立着。朱佳和李响怎么也没法相信，山洞里竟会有这般漂亮的楼房——刚才我们明明是从一个狭小的洞口钻进来的呀！

大厦的高墙上，六个闪动着金色光芒的大字分外耀眼：

风儿特快专递

霓虹灯？不像。好奇的李响冲上九楼，爬上窗台仔细一瞅，这才闹清楚了，那字儿是许多萤火虫聚在一起组成的！

和风儿带着远方的客人来到一座宽敞明亮的大厅，那儿四周放满了浅绿色的架子，每个架子上都有许多方格，方格里摆满了贴着绿叶标签的信件、包裹。

“这些都是马上要发走的快件。”和风儿说，“你们可以看看。”

两个孩子抽出一些看开了，和风儿在一旁介绍着：其中有寄给老鹰山芭蕉村小依娜的药方，她的奶奶正病倒在床上；有捎给滨海市红树林大厦 907 室的谢怡的琴谱，小姑娘的钢琴已经考上六级资格，可到处也找不到七级该弹的谱子；有寄给马鹿寨粗心的苏小达的书，三天前他弄丢了语文课本……还有不少信封里装着花籽、生日贺卡、花橡皮筋、剪贴画……

“你怎么把它们寄走呢，”李响惊讶地问，“这邮局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我马上寄给你们看，”和风儿说；至于人么，我今天刚招聘了两个，就是你俩。你俩拿着这两个小瓶子，当打听到14岁以下的朋友们有难处时就打开。”

两个绿色的小瓶子，到了朱佳和李响手中。和风儿详细讲了使用它的方法。

快件投递开始。和风儿的头慢慢向四周转动，目光射向一排排敞开的窗子，她的目光所到之处，窗子立刻关上了，大厅里的光线暗淡下来。

中间的一道大门却开着。

厅堂里，亮起了五颜六色的彩灯。一缕缕薄薄的彩云在大厅里飘绕……

和风儿双目微闭，举起双手对着装邮件的架子轻轻挥动，邮件顷刻间化作千百片彩色的羽毛，纷纷飘出大门，向远方飞去……

一会儿，架子上的方格全空了。

两个孩子惊呆了。

和风儿睁开眼睛，对伙伴们说：“走，咱们轻松一下，打乒乓球去！”

一听说打乒乓球，球瘾挺大的朱佳和李响都来了劲。他们跟着和风儿来到一间明亮的屋子，屋里有一张精致的球桌，球桌上放着高级球板、乒乓球

等。

“咱们少打一会，’朱佳提醒和风儿“那些山里来的朋友们还等你送他们回家呢。”

“没事。让大伙儿多待一会，他们难得见到大海。’和风儿说着，一个高球吊过去，看见朱佳高举球板迎上来，忙叫喊道：“你可别再劈我一板啊！人家的脸上还在疼呐。”

孩子们哈哈大笑。和风儿把他们的笑声传了很远、很远……

云中校园

一个初冬的早晨，青青小学门外发生了一件怪事：来送孩子上学的几百位家长，在一刹那间同时全部神秘失踪。

当时下着小雪。雪花飘落在家长们的自行车、摩托车、小轿车上，飘落在一个个被棉包棉裹得只露出眼睛的小学生身上。

人丛中只有一个少女衣衫单薄。她约有十五六岁，白衣白裙白披风，既不像家长，也不是教师或学生。在神色匆忙的家长群中，只有她一个人泰然自若，悠闲自在。

“丁零零……”

上课铃响了，当家长们千叮咛万嘱咐后，把孩子留在徐徐关闭的大门里，正打算离开时，只见白衣少女忽地将披风解下一抖，随即刮起了一阵大风，

飞沙走石，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待到风止住时，一大群家长连人带车不见了踪影。

让人不解的是，当时校门口尚有另外一些人卖玩具的小贩，兜售煮鸡蛋的老大妈，过路的行人……这些人却好端端地依然留在那儿。

……家长们只觉得自己的身子飘在空中，耳边呼呼呼一阵风响，不多一会儿，降落到一个山崖上，只见崖尖上挂着白云镶成的四个大字：家长大学。

白衣少女让家长们的列队站好，然后不慌不忙开了口：“各位家长，你们好！我叫和风儿，是家长大学的校长，学校今天开学！”

话音没落，家长们议论纷纷：

“家长大学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哇。”

“和风儿是什么人呀，这么年轻就当校长？”

“也许，她是风的化身罢？”

“我们的车呢，会不会丢了啊？”

和风儿把手一挥，人们安静下来，只见她用手朝高处指去，众人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彩云绕着的一块高坡上，小轿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儿，像一个豪华而又神秘的停车场……

“现在开始上课。”和风儿见家长们放下心来，潇

洒地将长发往身后一甩：“你们往那儿看。”说到这儿，姑娘把长长的手臂指向天边，人们的目光随着她的手臂，落到了山尖和蓝天相接的地方……

山崖上，两只老鹰各自站在距离很远的一头。只见它们中的一只将一只小鹰向对方抛去，对方接过后又运足力气，将小鹰扔了过来，这边马上又重重地抛了过去，那边又扔了过来，往返重复，小鹰在白云中利箭般地穿梭，既不惊慌，也不啼叫，而是伸展翅膀，在狂风中流星般划过……

家长们看得呆了。

这时，响起了和风儿清脆的声音：“都看见了吗？小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扔它的是它的父母，风雨是它的老师，天空是它的课堂，不这么练，哪来的勇气飞行万里？谁像你们啊……”

和风儿瞟了彩云中的“停车场”一眼，叹了口气。

家长们一个个涨红了脸，低下了头。

“以后就学着老鹰的样儿教孩子罢，”和风儿琅琅地说，“要不，家长大学的门天天为你们而开！”

家长们有的点头，有的鼓掌，有的怔怔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和风儿一挥手，人们耳中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